

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

# 归田录

(外五种)

江邻幾杂志 南唐近事

画墁录 泊宅编

孔氏谈苑

〔宋〕欧阳修等撰 韩谷等校点

# 总目

归田录.....	I
南唐近事.....	33
画墁录.....	55
泊宅编.....	79
孔氏谈苑.....	125
江邻幾杂志.....	163



# 归田录

[宋] 欧阳修 撰  
韩 谷 校点



## 校点说明

《归田录》二卷，宋欧阳修(1007—1072)撰。欧阳修字永叔，号醉翁、六一居士，吉州庐陵人。天圣八年(1030)进士。曾为馆阁校勘。景祐三年(1036)以范仲淹被贬，贻书责司谏高若讷，贬夷陵令。庆历三年(1043)知谏院，擢知制诰，支持范仲淹新政，后贬知滁州。至和元年(1054)入为翰林学士，编修《新唐书》，后官至枢密副使，参知政事。熙宁四年(1071)致仕。有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
此书自序云：“《归田录》者，朝廷之遗事，史官之所不记，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，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。”书中记载了朝廷轶事、职官制度和人物事迹，多为欧阳修耳闻目睹，随手记叙，有重要史料价值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其“大致可资考据”。

《归田录》的成书，据其自序，作于治平四年(1067)。向有原本和上进本之说。宋朱弁《曲洧旧闻》云，其书“初成未出而序先传，神宗见之，遽命中使宣取。时公已致仕在颍州，以其间记事有未欲广者，因尽删去之；又恶其太少，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，以充满其卷帙。既缮写进入，而旧本亦不敢存。今世之所有皆进本，而元书盖未尝出于世，至今其子孙犹谨守之。”周焯《清波杂志》云：“元本亦尝出，《庐陵集》所载上下才二卷，乃进本也。”今二卷本当为呈上之进本，而所言原本，除以上两家外，宋人笔记中多有述之，说法各异，但均未实见其流传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为八卷，是否为原本或为误记；《名臣言行录》、《皇宋事实类苑》、《事文类聚》等宋人著作引文中亦多有今本

所无者,这些佚文是否就是出自《归田录》原本,凡此种种,尚待进一步证实。

《归田录》通行版本有《稗海》本、《学津讨原》本、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等。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宋周必大所编《欧阳文忠公集》的元刊本为底本,“校以宋槧《文集》本,其祠堂刻本《文集》本及《稗海》刻本略有同异,皆附注之”。并从朱熹《名臣言行录》中辑录两条作为补遗,刊入涵芬楼小说丛书。今即以此本为底本,并参校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本及《说郛》诸本。文字择善而从,不出校记。底本原有夏敬观所作校语。今依丛书体例,予以删除。

# 目 录

自序 .....	7
卷一 .....	9
卷二 .....	20
补遗 .....	31



# 自序

《归田录》者，朝廷之遗事，史官之所不记，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，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。有闻而诮余者曰：“何其迂哉！子之所学者，修仁义以为业，诵六经以为言，其自待者宜如何？而幸蒙人主之知，备位朝廷，与闻国论者，盖八年于兹矣。既不能因时奋身，遇事发愤，有所建明，以为补益；又不能依阿取容，以徇世俗，使怨嫉谤怒丛于一身，以受侮于群小。当其惊风骇浪，卒然起于不测之渊，而蛟鳄鼉鼉之怪，方骈首而闯伺，乃措身其间，以蹈必死之祸。赖天子仁圣，惻然哀怜，脱于垂涎之口而活之，以赐其余生之命，曾不闻吐珠衔环，效蛇雀之报。盖方其壮也，犹无所为，今既老且病矣，是终负人主之恩，而徒久费大农之钱，为太仓之鼠也。为子计者，谓宜乞身于朝，退避荣宠，而优游田亩，尽其天年，犹足窃知止之贤名；而乃裴回俯仰，久之不决，此而不思，尚何归田之录乎！”余起而谢曰：“凡子之责我者皆是也，吾其归哉！子姑待。”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庐陵欧阳修序。



## 卷一

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，至佛像前烧香，问当拜与不拜。僧录赞宁奏曰：“不拜。”问其何故，对曰：“见在佛不拜过去佛。”赞宁者，颇知书，有口辩。其语虽类俳优，然适会上意，故微笑而颔之，遂以为定制。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。议者以为得礼。

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，而制度甚精，都料匠预浩所造也。塔初成，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。人怪而问之，浩曰：“京师地平无山，而多西北风，吹之不百年，当正也。”其用心之精盖如此。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。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。有《木经》三卷行于世。世传浩惟一女，年十余岁。每卧则交手于胸为结构状，如此逾年，撰成《木经》三卷，今行于世者是也。

国朝之制，知制造必先试而后命。有国以来百年，不试而命者才三人：陈尧佐、杨亿，及修忝与其一尔。

仁宗在东宫，鲁肃简公宗道为谕德，其居在宋门外，俗谓之浴堂巷。有酒肆在其侧，号仁和，酒有名于京师，公往往易服微行，饮于其中。一日，真宗急召公，将有所问。使者及门而公不在，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。中使遽先入白，乃与公约曰：“上若怪公来迟，当托何事以对，幸先见教，冀不异同。”公曰：“但以实告。”中使曰：“然则当得罪。”公曰：“饮酒，人之常情；欺君，臣子之大罪也。”中使嗟叹而去。真宗果问使者，具如公对。真宗问曰：“何故私人酒家？”公谢曰：“臣家贫无器皿，酒肆百物具备，宾至如归。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，遂与之饮。然臣既易服，市人亦无识臣者。”真宗笑曰：“卿为宫臣，恐为御史所弹。”然自此奇公，以为忠实可大用，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，公其一也。其后章献皆用之。

太宗时，亲试进士，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。孙何与李庶几同在科场，皆有时名，庶几文思敏速，何尤苦思迟。会言事者上言：“举子轻薄，为文不求义理，惟以敏速相夸。”因言：“庶几与举子于辨

肆中作赋，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。”太宗闻之大怒，是岁殿试，庶几最先进卷子，遽叱出之，由是何为第一。

故参知政事丁公度、晁公宗憲往时同在馆中，喜相谐谑。晁因迁职以启谢丁，时丁方为群牧判官，乃戏晁曰：“启事更不奉答，当以粪壅一车为报。”晁答曰：“得壅胜于得启。”闻者以为善对。

石资政中立好谐谑，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。尝因入朝，遇荆王迎授，东华门不得入，遂自左掖门入。有一朝士好事语言，问石云：“何为自左掖门入？”石方趁班，且走且答曰：“只为大王迎授。”闻者无不大笑。杨大年方与客棋，石自外至，坐于一隅。大年因诵贾谊《鹏赋》以戏之云：“止于坐隅，貌甚闲暇。”石遽答曰：“口不能言，请对以臆。”

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：冯相道、和相凝同在中书，一日，和问冯曰：“公靴新买，其直几何？”冯举左足示和曰：“九百。”和性褊急，遽回顾小吏云：“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？”因诟责久之。冯徐举其右足曰：“此亦九百。”于是烘堂大笑。时谓宰相如此，何以镇服百僚。

钱副枢若水尝遇异人传相法，其事甚怪，钱公后传杨大年，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。仲简，扬州人也，少习明经，以贫佣书大年门下。大年一见奇之，曰：“子当进士及第，官至清显。”乃教以诗赋。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，官至正郎、天章阁待制以卒。谢希深为奉礼郎，大年尤喜其文，每见则欣然延接，既去则叹息不已。郑天休在公门下，见其如此，怪而问之。大年曰：“此子官亦清要，但年不及中寿尔。”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卒年四十六，皆如其言。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，以启事谒见大年，有云：“曳铃其空，上念无君子者；解组不顾，公其如苍生何？”大年自书此四句于扇，曰：“此文中虎也。”由是知名。

太祖时，郭进为西山巡检，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，将有异志者。太祖大怒，以其诬害忠臣，命缚其人予进，使自处置。进得而不杀，谓曰：“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，不止赎尔死，当请赏尔一官。”岁余，其人诱其一城来降。进具其事送之于朝，请赏以官。太祖曰：“尔诬害我忠良，此才可赎死尔，赏不可得也。”命以其人还进。进复请曰：

“使臣失信，则不能用人矣。”太祖于是赏以一官。君臣之间盖如此。

鲁肃简公立朝刚正，嫉恶少容，小人恶之，私目为“鱼头”。当章献垂帘时，屡有补益，谗言正论，士大夫多能道之。公既卒，太常谥曰“刚简”，议者不知为美谥，以为因谥讥之，竟改曰“肃简”。公与张文节公知白当垂帘之际，同在中书，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，而鲁尤简易，若曰“刚简”，尤得其实也。

宋尚书祁为布衣时，未为人知。孙宣公夷一见奇之，遂为知己。后宋举进士，骤有时名，故世称宣公知人。公尝语其门下客曰：“近世谥用两字，而文臣必谥为文，皆非古也。吾死，得谥曰‘宣’若‘戴’足矣。”及公之卒，宋方为礼官，遂谥曰“宣”，成其志也。

嘉祐二年，枢密使田公况罢为尚书右丞、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。罢枢密使当降麻，而止以制除。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，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，亦不降麻，遂以为故事。真宗时，丁晋公谓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、参知政事，节度使当降麻，而朝议惜之，遂止以制除。近者陈相执中罢使相除仆射，乃降麻，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，又不降麻，盖无定制也。

宝元、康定之间，余自贬所还过京师，见王君贶初作舍人，自契丹使归。余时在坐，见都知、押班、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，呈榜子称“不敢求见”，舍人遣人谢之而去。至庆历三年，余作舍人，此礼已废。然三衙管军臣僚于道路相逢，望见舍人，呵引者即敛马驻立，前呵者传声“太尉立马”，急遣人谢之，比舍人马过，然后敢行。后予官于外十年而还，遂入翰林为学士，见三衙呵引甚雄，不复如当时。与学士相逢，分道而过，更无敛避之礼，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。旧制：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。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，止置马军指挥使、步军指挥使以来，侍卫一司自分为二，故与殿前司列为三衙也。五代军制已无典法，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。

国家开宝中所铸钱，文曰“宋通元宝”，至宝元中则曰“皇宋通宝”。近世钱文皆著年号，惟此二钱不然者，以年号有“宝”字，文不可重故也。

建隆末，将议改元。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，于是改元乾德。其后

因于禁中见内人镜背有“乾德”之号，以问学士陶穀，穀曰：“此伪蜀时年号也。”因问内人，乃是故蜀王时人。太祖由是益重儒士，而叹宰相寡闻也。

仁宗即位，改元天圣。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，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，于文为“二人”，以为“二人圣”者，悦太后尔。至九年，改元明道，又以为明字于文“日月并”也，与“二人”旨同。无何，以犯契丹讳，明年遽改曰景祐，是时连岁天下大旱，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。五年，因郊又改元曰宝元。自景祐初，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，遂请加景祐于尊号之上，至宝元亦然。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，改姓元氏，朝廷恶之，遽改元曰康定，而不复加于尊号。而好事者又曰“康定乃谥尔”，明年又改曰庆历。至九年，大旱，河北尤甚，民死者十八九，于是又改元曰皇祐，犹景祐也。六年，日蚀四月朔，以谓正阳之月，自古所忌，又改元曰至和。三年，仁宗不豫，久之康复，又改元曰嘉祐。自天圣至此，凡年号九，皆有谓也。

寇忠愍公准之贬也，初以列卿知安州，既而又贬衡州副使，又贬道州别驾，遂贬雷州司户。时丁晋公与冯相拯在中书，丁当秉笔，初欲贬崖州，而丁忽自疑，语冯曰：“崖州再涉鲸波，如何？”冯唯唯而已。丁乃徐拟雷州。及丁之贬也，冯遂拟崖州，当时好事者相语曰：“若见雷州寇司户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！”比丁之南也，寇复移道州，寇闻丁当来，遣人以蒸羊逆于境上，而收其僮仆，杜门不放出，闻者多以为得体。

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，然性特刚劲寡合。有恶之者，以事谮之。大年在学士院，忽夜召见于一小阁，深在禁中，既见赐茶，从容顾问。久之，出文稿数篋，以示大年，云：“卿识朕书迹乎？皆朕自起草，未尝命臣下代作也。”大年惶恐不知所对，顿首再拜而出，乃知必为人所谮矣。由是佯狂，奔于阳翟。真宗好文，初待大年眷顾无比，晚年恩礼渐衰，亦由此也。

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，在中书最为贤相，尝谓：“大臣执政，不当收恩避怨。”公尝语尹师鲁曰：“恩欲归己，怨使谁当！”闻者叹服，以为名言。

李文靖公沆为相沉正厚重，有大臣体，尝曰：“吾为相无他能，唯不

改朝廷法制，用此以报国。”士大夫初闻此言，以谓不切于事，及其后当国者或不思事体，或收恩取誉，屡更祖宗旧制，遂至官兵冗滥，不可胜纪，而用度无节，财用匮乏，公私困弊。推迹其事，皆因执政不能遵守旧规，妄有更改所致。至此始知公言简而得其要，由是服其识虑之精。

陶尚书穀为学士，尝晚召对，太祖御便殿，陶至，望见上，将前而复却者数四，左右催宣甚急，穀终彷徨不进。太祖笑曰：“此措大索事分！”顾左右取袍带来。上已束带，穀遽趋入。

薛简肃公奎知开封府，时明参政镐为府曹官，简肃待之甚厚，直以公辅期之。其后公守秦、益，常辟以自随，优礼特异。有问于公何以知其必贵者，公曰：“其为人端肃，其言简而理尽，凡人简重则尊严，此贵臣相也。”其后果至参知政事以卒。时皆服公知人。

腊茶出于剑、建，草茶盛于两浙。两浙之品，日注为第一。自景祐已后，洪州双井白芽渐盛，近岁制作尤精，囊以红纱，不过一二两，以常茶十数斤养之，用辟暑湿之气。其品远出日注上，遂为草茶第一。

仁宗退朝，常命侍臣讲读于迓英阁。贾侍中昌朝时为侍讲，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至诸侯淫乱事，则略而不说。上问其故，贾以实对。上曰：“六经载此，所以为后王鉴戒，何必讳。”

丁晋公自保信军节度使、知江宁府召为参知政事。中书以丁节度使，召学士草麻，时盛文肃为学士，以为参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，遂以制除，丁甚恨之。

寇忠愍之贬，所素厚者九人，自盛文肃度以下皆坐斥逐，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，丁晋公怜其才，曲保全之。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，独于大年能全之，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。

太祖时，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，与兵三千而已。然其齐州赋税最多，乃以为齐州防御使，悉与一州之赋，俾之养士。而汉超武人，所为多不法，久之，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。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，赐以酒食慰劳之。徐问曰：“自汉超在关南，契丹入寇者几？”百姓曰：“无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往时契丹入寇，边

将不能御，河北之民岁遭劫虏，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？今汉超所取，孰与契丹之多？”又问讼女者曰：“汝家儿女，所嫁何人？”百姓具以对。太祖曰：“然则所嫁皆村夫也。若汉超者，吾之贵臣也，以爱汝女则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，与其嫁村夫，孰若处汉超家富贵？”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。太祖使人语汉超曰：“汝须钱何不告我，而取于民乎？”乃赐以银数百两，曰：“汝自还之，使其感汝也。”汉超感泣，誓以死报。

仁宗万机之暇，无所玩好，惟亲翰墨，而飞白尤为神妙。凡飞白以点画象物形，而点最难工。至和中，有书待诏李唐卿撰飞白三百点以进，自谓穷尽物象。上亦颇佳之，乃特为“清淨”二字以赐之，其六点尤为奇绝，又出三百点外。

仁宗圣性恭俭。至和二年春，不豫，两府大臣日至寝阁问圣体，见上器服简质，用素漆唾壶孟子，素瓷盏进药，御榻上衾褥皆黄绁，色已故暗，宫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黄绁也。然外人无知者，惟两府侍疾，因见之尔。

陈康肃公尧咨善射，当世无双，公亦以此自矜。尝射于家圃，有卖油翁释担而立，睨之久而不去。见其发矢十中八九，但微颌之。康肃问曰：“汝亦知射乎？吾射不亦精乎？”翁曰：“无他，但手熟尔。”康肃忿然曰：“尔安敢轻吾射！”翁曰：“以我酌油知之。”乃取一葫芦置于地，以钱覆其口，徐以杓酌油沥之，自钱孔入而钱不湿，因曰：“我亦无他，惟手熟尔。”康肃笑而遣之。此与庄生所谓“解牛”、“斫轮”者何异。

至和初，陈恭公罢相，而并用文、富二公彦博、弼。正衙宣麻之际，上遣小黄门密于百官班中听其论议，而二公久有人望，一旦复用，朝士往往相贺。黄门具奏，上大悦。余时为学士，后数日，奏事垂拱殿，上问：“新除彦博等，外议如何？”余以朝士相贺为对。上曰：“自古人君用人，或以梦卜，苟不知人，当从人望，梦卜岂足凭耶！”故余作《文公批答》，云“永惟商、周之所记，至以梦卜而求贤，孰若用播绅之公言，从中外之人望”者，具述上语也。

王元之在翰林，尝草夏州李继迁制，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，然